

军歌嘹亮

灯下漫笔

回望中原

* 老李

有人说,如果要客观地讲述或者状物整个中华文明史,一是非得站在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上,俯瞰中华大地;二是非置身于河南广袤的黄土地之中,感受麦粒诱人清香带来的感悟;三则是非要东临砺石,在聆听大海涛声的同时,回望中原。

其中第二点,唯有北京大姐——王潮歌做到了。这位与张艺谋齐名的大导演,一袭爆炸式卷发飘逸过肩。她思维奔溢,极具跳跃性。语速神快,像黄河之水,湍流涌动,滔滔不绝。她在舞台给演员说戏时,更像女巫附体,三招两式,左持右挟,刹那间便把自己和演员整个地融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。

最早得知王潮歌的大名,是十几年前在拉萨观看大型实景剧《文成公主》时,陪我的朋友说此剧总导演叫梅帅元,他与张艺谋、王潮歌是国内实景剧开山鼻祖。

后来有幸观看了这位北京大姐执导的大型室内实景剧《又见敦煌》,再后来是她的室外实景剧《印象·刘三姐》。直到去年,当我远远望见《只有河南》15米高的黄色夯土围墙时,立马就被震撼住了,浑身泛起鸡皮疙瘩。

黄、黄、黄……一捧中原黄土,一掬黄河之水,一把黄麦穗,一身黄皮肤。王潮歌轻轻松松,便将整个中华几千年文明的根与魂,拿捏得准准的。

还是黄、黄、黄……围城黄色夯土墙前的百亩麦田,金黄的麦浪迎风翻滚。那些远古出土文物一件又一件,便随之涌现眼前。从9000年前贾湖遗址的契刻符号、人畜遗骸、鹤骨骨笛,到殷墟女将军妇好墓中的甲骨、陶器、骨器,再到奔流了数十亿年的黄河水……我忽然发现,它们居然全是黄色的。

穿过麦田和夯土墙围成的迷宫,一面特意加高的黄色夯土墙,赫然出现在眼前。只见“我是河南人”这五个读来响当当的大字,在聚光灯下格外引人瞩目。

月色渐渐模糊了墙下一排排观众座椅,恍惚间忽闻有人起身高声大喊:

“我是河南人!”

这口音,一腔纯正的河南味儿。定睛一看,原来是黄帝!

只见他曲裾深衣手持玉圭,目光炯炯神采奕奕。微风拂过,帝冠上的冕旒,窸窣作响。

紧接着,大禹、老子、庄子、商鞅、范蠡、韩非、张衡、张仲景、杜甫、韩愈、白居易、岳飞等,都不知从哪里鱼贯钻出,纷纷站在座椅上,几乎异口同声:“我是河南人!”

话音未落,那曲《黄河大合唱》交响乐便在耳边骤然响起: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……”从我眼前闪过的,不单单是万山丛中的抗日英雄和青纱帐里的游击健儿,还有在这片沃土上生生不息、忍饥挨饿,又不离不弃、不屈不挠、攻坚克难、勇于进取,创造出辉煌中华文明的先民们和先贤们……我甚至都能清晰地看见每一张热切的脸庞,虽然饱经风霜,却又无比坚强。

从伏羲创世、女娲补天,到炎黄联盟、仓颉造字、大禹疏浚、始皇立业,再到康熙扩疆、润之大统,整个中华血脉不绝、文明不灭,往时往事此身此世皆成永恒。虽屡遭山拦路阻,黄河之水却永远奔流不息。信仰从未被湮灭,反倒汇成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。这伟大的母亲河,裹挟着先人的骨血、圣贤的智慧、凡人的烟火,浩浩荡荡,向海而生,向海而荣,向海而昌。

音乐旋即切换为《只有河南》主题曲:“一年又一年,往事如云烟……那些往事呀,那些故人,来不及流,风却又飘散……”

歌声深沉悠扬、沧桑凝重,充满对黄土、黄河和麦田的深情和爱恋,直抵心窝。

渐渐地,一曲笛子独奏取代了歌声。音色空灵、低沉,略带幽咽和凄凄,却又不失浑厚和激昂。在围墙上的夜空中余音袅袅不绝如缕。

我听出来了,笛声出自远古贾湖部落的鹤骨骨笛。

我看到9000年前葬在贾湖遗址的夫妻遗骸,慢慢从墓穴中站起,披上麦秆做成的蓑衣,慈爱地望向地面上的我们。

那男人身高1米97,手握骨叉,目光如电,刚毅强壮又英俊潇洒;而她,身高1米76,手持骨笛,神态悲悯,一头爆炸式卷发飘逸过肩。

难道是一对远古的巫师?对,一定是中华先民们一致遵从的巫师。巫师既是祭祀人和通灵者,也是最早的农艺师、医学家、天文家、史学家和艺术家,更是蒙昧先人的伟大导师。

女巫的笛声忽缓忽紧、忽低忽高,时噎时泣、时抑时扬,倾力鸣奏和编钟、编磬的量子音轨和克莱因瓶的五线音符,直至旋律贯穿十一维空间,回荡在眼前的璀璨星空。

那男巫则随歌而舞,骨叉在他手中瞬间演变成基因编码酶辅酶的模样,七招八揽,一下子唤醒沉睡了几亿年的再生基因启动,使受损的DNA随即被“嘟嘟”地修复一新。我甚至能读到永久蚀刻在染色体上的音纹信息。

忽而,这盘绕扭动的DNA幻化出伏羲和女娲的影像。不是他们的恩爱,才由此有了我们繁衍不息的人类。

璀璨星空,是夜的荧屏,不时变换着女巫和女娲的婀娜身影。当目光望向仙女座时,我分明看到,大导演王潮歌竟然长着同女巫和女娲一样的大眼睛。

这双明亮的大眼睛,悲悯中闪烁着希望之光。

我的书桌上,放着三寸厚的《任应岐申烈资料》。展读其滴血泪事迹,凝视其抗日通电、就义遗书,禁不住一次次喉咙发紧,眼睛湿润。

这位与吉鸿昌同时被国民党枪杀的英雄,原本应与吉鸿昌将军一样,享至高荣誉。然而却被蒙尘,长期湮没。

所幸,时间难掩本真。2021年7月9日,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复,追认任应岐为烈士。这是国家对英雄壮烈的最高致敬。

作为家乡的一位英雄,在为任公申烈的漫漫长路上,我曾不断地为之鼓与呼。申烈成功,长期关注任应岐的社会各界,可以说长吁了一口气。江苏诗人杨发余所作《咏任应岐》一诗,道出了大家的心声:“昂藏出鲁山,绝意裹尸还。反蒋全天侯,爱国一寸丹。刑前轻蔑笑,松下永恒眠。莫道湮埋久,民心筑祭坛。”

保家不惧生和死,抗日何求功与名。任公光辉的一生,并非是被刻意雕琢的英雄模板。这位1892年出生于鲁山仓头乡刘河村的将军,原本可以做个安稳的读书人,但面对灾荒兵燹,他选择了揭竿而起。

他的“起”,并非啸聚山林称王称霸,而是救民于水火。

民族大义前,任应岐毫不退缩。1925年5月,上海爆发“五卅运动”,时任建国豫军将领的任应岐旗帜鲜明,于当年7月2日在《民国日报》率先声援,发文抗议:“吾即军人,可杀而不可辱。有断头将军,无降将军。凡人袍泽,想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。应岐不敏,忝隶建国豫军,誓追随随总司令之后,与我袍泽敌忾同仇,共赴国难,虽蹈汤赴火,义无反顾。我全国袍泽,其速协力奋斗,为国家争人格,为黄族延血脉。”这一悲壮的极致表达,忠诚的史诗宣言,颇有“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”的豪迈,沸腾着抵御外侮、守护

文明的坚毅。

再看1927年1月,任应岐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12军军长的就职宣誓电文:“应岐一介武夫,历经忧患,驰驱频岁,无补涓埃,拔擢显膺,遽辱军节。材轻任重,深愧弗胜,唯有勉竭驽钝,努力奋斗,以报党国而清中原。”

几行短语,节奏铿锵,由谦至勇,忧虑与责任交织,尽展忠贞情怀。末尾三字“清中原”,以恢宏的地理意象,喻收复失地、匡扶社稷的远大抱负。他让我想起辛弃疾的“马革裹尸当自誓”、岳飞的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,朝天阙”。这分明是出征前的誓言:若战,必为锋刃!若守,必成坚盾!若行,必作标杆!若逝,愿化丰碑!

对于日本人的狼子野心,任公是最早看穿的一位。1927年,日本增兵青岛,图谋侵占整个山东。8月15日,任应岐义愤填膺,以第12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发表通电,揭露日本侵华阴谋,表达誓死抗日决心:“闻闻日本增兵青岛,并拟深入山东,噩耗传来,曷胜愤慨,豺狼野心甘冒不韪,阳假出兵护侨之名,阴行侵略陷害之实,既勾结奉鲁军阀,助长中国内乱,复施其鬼蜮伎俩,破坏东亚和平,似此阴谋实堪痛恨,凡属同胞亟应反对,务盼本革命之精神,作外交之后盾,庶我华青得免沉沦,迫切陈词,不胜怵惕。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任应岐率全体官佐士兵同叩。”

这电文,激越悲慨,像檄文,堪称民国军阀时期军人觉悟意识的宣言范本。其中“豺狼野心甘冒不韪”,呼应李大钊对日“倭族乘机,逼我夏宇”的定性。而“阳假出兵护侨之名”,直斥伪善外交,类李鸿章对日“先发制人”策略的愤懑。而“庶我华青得免沉沦”,暗引《左传》“华夏沉溺”,呼应“为黄族延血脉”的救亡意识。其保家卫国、誓死抗日的决心可见一斑。

爱国一寸丹

* 袁占才

蒋介石的倒行逆施,坚定了任与蒋的对立。蒋先是将12军缩编为师,委任以49师师长,后又在安徽设伏,全歼任师。仓皇之中,任只身逃往天津,隐居法租界,在人生最为迷茫之际,与吉鸿昌结为密友。

虽历经部队覆灭、只身逃亡的重创,任仍将寓所变成反蒋抗日的联络点。

为了联络全国抗日反蒋力量,任与共产党人成立“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”,意欲策划10万人的“中原大暴动”。为此,他毁家纾难,捐出全部家当——4.5万大洋。当时,杨虎城捐了1万,吉鸿昌捐了1万。4.5万大洋,这不是冰冷的数字,是他对“救国”二字最彻底的书写与注解。这份“舍”令人锥心、令人坠心。他倾其所有,把财富留给了国家与民族,却把清贫留给了至亲,以至于他在就义后,仍欠着巨债,其妻刘玉贤贫病交加难以度日。连当时国民党的《觉今日报》,也用副标题感叹:“吉微有蓄储身后不萧条 任生前无恒产在在可虑”,正文更是担忧“至于任之身后,因家无恒产,在在均为可虑。”

天地有正气,千秋尚凛然。1934年11月9日晚,任应岐、吉鸿昌等在天津被捕。在狱中,在刑场上,二人一道与敌斗争。11月24日午,蒋介石以“吉、任屡次逞兵作乱,危害民国,勾结共党”罪,在北平炮局胡同国民党陆军监狱,将吉、任二人枪决。行刑时,任应岐着黑呢子大衣,吉鸿昌披青色呢斗篷,二人拒不带刑具,坚持以坐姿从容就义。

国民党对新闻管控严格,但各大报纸仍客观如实地报道了二人就义的壮举。《实报》报道他们被解抵北平,“出站时吉作微笑,任亦自若”。《华北日报》以二人“加入共党危害民国,该两犯已供认不讳”而被枪决。《新天津报》报道枪

决情形,说二人在阅死刑判决后,“面容突变,但仍仍持镇静,当向陆军监狱当局索纸笔,各立遗嘱一纸,致其家属。”《大公报》报道行刑经过,说二人行刑前仍“态度从容,谈笑自若”。待宣布罪状,即将执行,“吉任二人始少变颜色,但仍矜矜自持,与人谈讲其过去历史,言语之间多愧悔慷慨之词”。

任应岐所写遗嘱,令我泪奔。他首先嘱妻子“小梅来源岫霞(注:任的儿女名字)要尽力照管,好好上学。诸事难为你了。再与来源媵媵说明,天津不能久住,因无钱之关系,家眷等仍回河南为佳,与姐姐均住一处。日后返里,诸事要请大哥二哥关照为盼。”接着是撼天地的一句:“大丈夫有志不能伸,有国不能救,痛哉!”

这份遗嘱,真的是英雄的侠骨柔肠。它架构了三重悲剧,既有现实困境的克制陈述,又有家族托付的温情暗涌,更是生命绝笔的雷霆爆发。

最后15字,是折戟沉沙的惨然断裂。铸英雄脊梁,凝千古遗憾。尤其“痛哉”二字,如岳飞“怒发冲冠”之啸,将个体的悲剧升华为民族集体之痛。分明是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孤鸿悲鸣。

当年,任应岐42岁。就义时,两人均未捆绑,仍着常服,允立遗嘱,死后备棺,足见蒋介石对二人又敬又畏又怕的复杂心态。

反蒋抗日救岳岳,愿抛头颅救华青。任应岐的事迹没有被写进太多通俗的演义,却在历史的缝隙中闪烁着不灭的光芒。

历史长河奔腾不息,凝结着永不磨灭的英雄印记。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,我感佩任公应岐,他用生命诠释出铮铮作响的真理:有些火焰,暴雨浇不灭;有些光芒,时间遮不住。

散文诗页

弥漫着书香的村庄(外一章)

* 王幅明

黄河最后一弯的臂弯里,你静卧成一首优美的散文诗。

焦桐的枝干划开岁月的天空,绿叶沙沙,吟诵着风沙变沃土的传奇。60年前,焦裕禄带着泡桐的根须,在沙丘上写下绿色的宣言,让风沙肆虐的荒原,长出万亩青纱帐的誓言。如今,古槐的虬枝垂下星子,红灯笼在街巷摇曳成诗,幸福路的柏油路面,滚动着新时代的辙痕。竹编的箩筐盛满枣蜜,葡萄酒坊飘出发酵的醇香,脱贫的密码,藏在每一粒种子的呼吸里。雁阵掠过光伏板拼接的天空,我听见碱滩草在滩涂写下新的方程式。黄河改道的掌纹里,张庄人用喇叭吹奏出液态的黄金,焦桐叶脉中沉睡的治沙笔记,正被酿成第三产业的酒曲。

张庄,你的书香漫过田垄与院落——桐花书馆的纸页泛着光,农人指尖滑过千年的智慧;《素书》木梳梳理时光,将张良的谋略与焦裕禄的赤诚,编织成乡村振兴的经纬。博物馆群是你沉淀的记忆,也是新生的序章:花生博物馆里,一粒种子爆裂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芬芳;乡愁博物馆中,石碾与老井低语着农耕文明的根系;收音机的电波穿越年代,仍响着《小喇叭》的童谣,却也在5G时代里谱写通信逆袭的史诗。

你是红色的熔炉,亦是绿色的诗圃——四面红康馆的风沙治理图,与黄河湾的霞光交融;焦桐林下,学子们印刷古法诗笺,墨香混着麦浪的气息;而民宿窗外,星空露营基地的灯火,正点亮都市人倦怠的心房。

你从历史的风口挺立,用书香熏染砖瓦,用博物馆收藏灵魂,用幸福路延伸梦想。兰考的张庄,你是

地图上坐标,更是黄河流域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盏——照见来路,亦照亮远方。

《素书》木梳的密码

在古老的下邳桥头,岁月的风拂过历史的缝隙。一名少年,张良,怀揣着复国的壮志,于乱世中徘徊。偶然间,他邂逅了黄石公,那看似普通的老者,却如命运的使者,带来一场非凡的考验。三番五次,张良恭敬地为老者捡起掉落的鞋子,谦卑的姿态里,藏着他对未知的期许。终于,黄石公满意地点头,赠予他一本《素书》,那看似平凡的简册,却承载着改变天下的秘密。

《素书》每一个字,都似星辰闪烁,照亮张良的心智。当楚汉相争的烽火燃起,张良的身影穿梭其中。他为刘邦出谋划策,鸿门宴上,他用智慧化解危机,助刘邦逃过生死劫,踏上霸业的征途。张良功成身退,带着《素书》到东昏县(兰考)隐居,醉心于木梳雕刻,平安而终,长眠于此。西晋末年,《素书》与木梳在被盗挖时发现。之后,木梳雕刻在当地蔚然成风,“赠人以梳”成为时尚,兰考木梳一时间名闻遐迩。

《素书》承载着经世的智慧,梳子则紧扣生活的细微,呵护着平凡日子里的温情。当《素书》的智慧与木梳相遇,一把平凡的木梳便有了别样的意义。每一次使用这把《素书》加持的木梳,都像是与古老的智慧对话。梳理间,仿佛感受到张良在岁月里留下的痕迹。它带着历史的厚重,岁月的温柔,将平安智慧的密码悄然传递。



牧马人(摄影) 吴建国

荐书架

《大海风》:聚焦中国北方的渔业史与航运史

* 兴安

近日,现象级热剧《生万物》掀起了全民追剧潮,也带动了原著小说《继续与决绝》的热销。《继续与决绝》是山东籍作家赵德发30年前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,是他长期深耕乡土题材的重要作品。近年来,他将笔触从“土地”延伸至“海洋”,继《望山海》《黄海传》后,最新长篇小说《大海风》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该书聚焦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的渔业史与航运史,表现人海关系之变、时代风云之变。

之所以选定以青岛为《大海风》故事的发生地,赵德发说:“青岛从开埠以来一直走在开放的前沿,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沿,100年前就开始了。我读史料过程中,注意到青岛和中国沿海多个城市一样,一直领风气之先,有一批人一直在从事着走向世界、走向现代化的事情。我的主人公邢昭行也是这样,他以张謇为榜样,想走实业救国的路子,努力发展民族航运业。可惜

时运不济,日军侵华,让他的事业功亏一篑。”

从《继续与决绝》到《大海风》,从乡土书写到对海洋文明的书写,对赵德发的创作而言,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型。为了写《大海风》,赵德发研读了大量青岛史料,从历史人物身上受到了触动,也曾亲临现场采风。“我觉得书写海洋能更广阔展现人类的活动,展现我们这个世界格局,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所以我在《大海风》里写了时代风云之变、人海关系之变、人性善恶之变,写了这诸多变化,来表现那个时代,表现诸多人物的命运。”他坦言书写海洋和书写乡土有很大不同,“乡土书写对我来说是经验之内的,我从小就在土地上长大,父老乡亲们经历的生活、祖祖辈辈传授的故事都烂熟于心,同时也自然而然接受了传统的观念,农耕文明、黄土文明在无意中影响着我的创作。但是海洋文学写作就不一样了,你要整个转换视角,那是更加广阔的视角。”

人与自然

向阳的心

* 傅敏

前激进。亦有青春飞扬的年轻团队,欢呼嬉闹,激情放歌,向前向前!其势有做先驱的可能。儿子和女儿毕竟年轻,他们不时地走一段路停一停,主要担心我体力不支落伍掉队。泰山,原本寂静的夜,因为人们观日出的脚步和激动的情绪,显得异常兴奋活跃,默契配合着期待。

离玉皇顶还有一段距离。山道的坡度陡峭起来,台阶一台一台不清,数着数着眼就模糊了,心也跟着不踏实,渺茫中脚步缓慢下来。先前的歌者、嬉笑着渐渐声气微弱,寂静的氛围很快覆盖过来。偶尔能听到几声咳嗽和喘息,皆非攀爬者主动为之。道边的石头上已有

人在那儿歇息、喝水、吃零食。那几个一步跨二三个台阶的青年人,此刻长坐石头上不肯起身。有人问:离玉皇顶还有多远?有人答:才走了一半儿。夜色中,只能听到几声叹息怨言。

临近南天门。顾望身后,登山的队伍被山道蜿蜒,规范其中,一束束的电筒光在人群中穿来穿去,忽隐忽现,其情形如一支部队夜晚去执行任务。与先前刚入山时相比,大家抬步的节奏慢慢舒缓,有些人的腿脚已经身不由己地颤抖起来,道两旁歇脚的人也越来越多。有人望着黑压压的山顶苦苦摇头,意欲放弃攀登转身下山。其实再坚持坚持,登上玉皇顶,东望日

出,一览众山,风光无限好,且回程可乘缆车,此时放弃多有遗憾!然而,步履心移。忽然觉得:南天门高悬山腰,约是专为攀登者设置的一个关卡,望而却步者退回一程即无缘胜景,凡尘俗念少了一次被净化的机缘;勇攀者虽身心筋疲,却身临其境感受着尘俗里所不能给予的。想着想着已随同行者抬步抵达了南天门,望向玉皇顶。天门与尘俗间,隔着的一也只是一袭信念一次选择。

还是迟缓了些。当赶往观看日出最佳点位时,那里早已站满了人,即便不是最佳点位上也是人头攒动,脚尖无处着落。倒是这个手机霸道的时代,能让人伸长手臂,收放视野,几乎取代了相机,我们来时没带拉杆支架,也只能硬往前凑,点着的脚尖麻木得快撑不住啦!就听有人惊呼:出来了,出来了啦!我干瞪着眼睛,面前呈现的是林立的手手机拉杆支架,还有一个紧挨着一个欢呼摇动的背影。

我也看到了日出。从他们的背影、头顶、手机拉杆支架间隙升出来,透过云层的霞光,银光万道照耀过来。